

問題，是一個基本的問題，原則的問題。」他要從根本改變中國人，任其驅策，但大多數人爲求生存，頂多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七億人不能個個像傅聰樣的跑出來，但我們在台灣和海外的中國人，既站在自由的陣營，又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，其責任是無可旁貸的。在毛澤東的「矛盾論」裏，不難發現矛盾重重，我們何不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？」團結大多數，打擊一小撮，掃帚掃到，灰塵才會跑掉，正要請大家拿起掃帚來。

六十年三月廿六日於英國

曼徹斯特

加大拾零

■ 許 石

六月午後的斜陽極輕柔地洒在草地上，有幾個小孩子正光著身子在綠草上打滾、搶皮球。金色的陽光照在他們每一個笑臉——有白的、黑的、黃的、紅的，顯得一付天真爛漫的樣子。他們依依呀呀地叫着，喊著，使每個路過的學生都帶着羨慕的微笑，在孩子的心目中，一切都是這麼地美好，人與人之間有何分野？可是生長在這「生存競爭，自然淘汰」的社會裡，有些人變爲「官兵」，有些人變爲「強盜」，今天官兵捉強盜，明天強盜打官兵，把整個世界弄得面目全非。而原有的一些純真也就在無知、頑固、迷信與嫉妬中僵化了。

星期天的下午，熱熱的太陽使人每一個細胞都覺得賴洋洋的。學生活動中心旁邊一群學生正欣賞著黑人的擊鼓。強勁的鼓聲，夾著清脆的短笛音，使每個在場的人，都不覺的跟著脉動起來。急促的節拍中透出一種誘人的原始力量，場心中有位女子隨著音樂急旋，那飛舞的白臂，顫動的小腿，跳躍的雙乳，以及每一根飛揚於空中的金髮，就像一團波動的膠體在節奏中溶化而變成爲透明。坐在我身旁的黃狗說：「有些人一說到音樂，心中只想到古典音樂，因爲他們認爲只有衣冠楚楚的上流社會人

士所欣賞的音樂才算音樂，其他的只是民間小調，靡靡之音，其實許許多多的民歌，舞蹈都是表示一種民族的感情——他們各種生活的快樂和各種壓迫的痛苦。而這種音樂，在我看來才是最偉大的，因爲它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生長，轉變，或沒落。」

人們一談起加州，就想到迷人的天氣與風光，可是加州真正可愛的地方不是天氣，不是山水，而是各式各樣的人種——白人固然佔大多數，但一大群的亞洲人，非洲人及南美洲人使加州的陽光也多了幾分光彩。中午休息的時間，在學校辦公大樓的台階前往廣場一坐，真是壯觀，簡直是萬花筒，在這裏無所謂奇裝異服，因爲不管你穿什麼樣的衣服也沒人瞧你一眼，即使你光著身子除了校警會來干涉外，也沒人對你吹口哨。校園各處盡是三三二二的學生，或彈吉他，或玩飛輪，或擁吻，把整個學校點綴得春光無限。不過他們與台大的學生不同，他們在白天公然做愛，晚上則很少有人在校園內約會，台大的學生在白天都很忙祿，可是夜晚的時候，牡鵝花下盡是一對一對的情侶。